

開放文學－歷代筆記－平番始末 第二卷

敕至，餘乃先遣撫夷指揮楊翥往諭哈密都督奄克孛刺、寫亦虎仙，令其差人潛入哈密探聽阿黑麻及牙蘭消息。翥至赤斤，奄克孛刺即遣頭目拜迭力迷失凡十八人以往。未幾，擒一虜至，譯云：「我也的骨，是牙蘭伴當。這八月十九日，牙蘭使我同討刺骨等六人出城南邊分馱麥子，因晚，被拜迭力迷失等十八人將我撲住挈來。我在哈密時聽見人說速檀阿黑麻調了四千人馬要往漢人地方上去搶，中間有小列秃領了四千人馬來到吐魯番地名乞台哈刺兀和阿黑麻廝殺，把阿黑麻人殺了許多，小列秃也折了些人，小列秃如今在哈密北邊離四五日路程哈黑察地方住哩。阿黑麻到敏昌住了幾日，這八月&YWGV;往吐魯番做虎兒班節去了。又聽得小列秃還要領人馬和阿黑麻廝殺哩，阿黑麻害怕，不敢離吐魯番。今年漢人地方上也是來不成。」（「今年漢人地方上也是來不成」，「今年」原作「人在」，據明紀錄彙編本改。）問以牙蘭消息，曰：「牙蘭如今在哈密坐裡，他根前上馬的好漢不上三四百人，其餘都是老小男婦。同牙蘭守城的頭目撒他兒前日往吐魯番去了，還要來哩。」時罕東人有自吐魯番逃回者，畏兀兒指揮苦木亦遣人來報，其辭與也的骨所傳無異。予審其不妄，即遣指揮楊翥馳赴赤斤、罕東、苦峪調集各衛頭目來聽方略。數日皆至，犒宴既畢，乃為陳說順逆安危之理及朝廷恩德與牙蘭可圖狀，令其各選精兵於住牧地方伺候調發，敕至即照數馳赴軍門。並密遣人諭小列秃，只於舊住地方按兵不動，諸頭目踴躍而去。十月，予乃以趙協副守甘州，而身同劉公寧、陸公闡至肅州調集各處衛所官軍，揀其精銳者凡四千員名，議以副總兵彭清為前部，予兵一千五百人，先期出嘉峪關，沿途候調赤斤等衛夷兵親臨節制，俱會於羽集也川，以待分遣。以指揮楊翥賚敕親詣番族撫調赤斤等衛夷兵共一千五百員名，與彭清會，以候大軍。以少監沈讓整飭在營一應神鎗、神銃、火器、火藥等件器械，以戶部郎中楊奇提督倉場，以僉事孟準隨督督運糧草，以兵備副使李旻償運軍餉，（「以兵備副使李旻償運軍餉」，「旻」還作「昊」，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改。）以分巡西寧僉事楊萱預備接濟，以百戶何禎、鎮撫劉寶實執旗牌統領官軍，都指揮李清等一千五百員名騎牽正馱馬匹，各帶軍火器械，營料什物，沿途巡點，勿致遺落。而予與劉、陸二公躬統大軍續發，與彭清等及番兵俱會於羽集也川，以議進攻。分佈既定，十一月初五日，誓眾於肅州演武場。初六日發嘉峪關，歷扇馬城、赤斤、苦峪、王子莊等處，凡八日至羽集也川，營於卜陸吉兒之地。是夜大風振作，揚沙沙轉徙，須臾平地成阜，（「須臾平地成阜」，「成」原作「城」，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改。）軍士寒不支，僵臥馬傍。餘重裘尚不堪，乃環走帳外，問慰諸軍。胡地有鳥夜鳴，聲極悲切，僚佐有垂泣者，余曰：「此正人子圖報之日，死沙場亦幸矣，何泣為？夜半風止而雪，軍士少安。翼日，小列秃遣其弟卜六賽罕王等十六人至營曰：「前日脫脫迷失往甘州見眾大人報信，與了大賞賜。又差哈刺灰人矮胖到我營，有我與朝廷出力。吐魯番原與我們讐家，我老子因此與阿黑麻廝殺中箭死了。如今我哥哥卜六阿歹做了太師的職事，終日要報此讐。想起朝廷洪恩，不敢有忘，差我卜六賽罕等來邊上禮謝，就告稟眾大人知道，我兄弟每連我叔李羅罕同領人馬與朝廷出氣力，如今人馬兒堵著吐魯番路哩。」餘嘉其意，犒以牛酒，令隨中軍。

時彭清兵與各衛番兵俱集，（原無「時」字，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補。）惟罕東未至，眾欲待之，余曰：「潛師遠襲，貴在神速，兵已足用，不須待也。」（「也」原作「為」，據明紀錄彙編本改。）乃令彭清精選番、漢兵共一千九百五十員名，授以方略，即日進發。別遣指揮楊禧領兵三百，分佈北路坦力一帶，指揮朱玉領兵三百分佈南路養威一帶，俱為彭清聲援，以防不測。餘則與劉、陸二公以大軍繼之，令番兵三百往來哨探，聯絡聲勢。苦峪去哈密凡三程，無水，人貢者皆馱水往來。至是得雪，餘遂得以兼程西向。

十八日黎明，大兵掩至城下，以都指揮李清所領甘州官軍六百一十餘員名分為左哨，令百戶何禎、冠帶舍人劉嘗執旗牌督之，（「冠」原作「官」，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改。）與番兵六百三十餘名四面合勢進攻，賊亦悉力拒戰，自寅至辰，賊氣漸衰，我兵呼譟並進，鑿城為坎，蟻附而登，賊眾崩潰，退保土刺。土刺者，猶華言大臺也。我兵乘勝直入，與賊首撒它兒復戰於土刺下，指揮何玉、李珍等奮不顧身，先登陷陣，賊敗走，斬首六十餘級，攻破土刺五座，燒燬房屋三百間，俘獲已故忠順王妻女，獲到牛、馬、羊隻二千有奇。牙蘭、撒它兒乘間逸出，餘賊四眾逃匿山林，城中震懼，不敢動。惟餘大土刺一座，（「土」原作「王」，據明紀錄彙編本改。）守者幾千人，我兵以鎗砲矢石攻之，殺百數十人，尚未下。問其俘，則言皆哈密人為牙蘭協從，非敢拒命，恐一繫被誅爾。餘聞其說，急遣人傳令勿攻。時有貪功者，冀與封侯，乃詣予耳語曰：「此輩既從牙蘭，即是逆賊，且面貌不異吐番，若誅之，得八百首級，真奇功也。且我等忘身犯險，千里爭鋒，而以數十百級歸，何以為辭？」余曰：「朝廷用我輩專為恢復，我輩圖恢復當務安定，妄殺一人，尚恐遠人不服，況八百乎？且得其城而屠其人，其誰與守？吾寧無功，決不為此，汝今尚未有嗣，第從吾言，天必令生佳兒，不然吾劾汝矣。」乃止。令官執信牌往諭之，遂下，咸給牛種，撫令寧家，並諭以時寒天兵不能遠留，各宜改心滌慮，謹守舊土，春來當為爾等修築城壘。遷發流人，以圖久安之計。二十三日，乃以獲到牛馬賞犒將士，分哨結營，全勝而還，遂遣人以捷音聞，而合軍由嘉峪關入。諸番兵令各還本衛，其頭目皆赴肅州議功行賞。

十二月，捷至京，上乃下敕獎勵，有「俱爾運謀協力，士卒用命，致此克捷，良足嘉尚」之語。巡按御史張恕復以功冊聞，乃加陸闡俸米二十石，劉寧陞左都督，加俸米一百石，（原缺「一」字，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補。）餘陞右副都御史，彭清陞實授都督僉事，其少監沈讓、郎中楊奇、副使李旻、僉事孟準、葛萱、指揮王澄、李清、何玉、楊禧、李珍、楊翥及官舍軍餘人等各陞賞有差。至於哈密、赤斤從徵頭目及瓦刺卜六賽罕王等餘皆厚加犒宴而倍賞之。是役也，初議從罕東捷徑以趨哈密，既而大雪，道不通，乃由常道以往，而罕東兵亦因雪阻不至，上怒其失期，欲加究治，奈為奏請原其罪，令圖後效，上納之。

時眾議發遣哈密居人及立王事宜，予曰：「此行雖足以申威絕域，顧此虜負固已久，奮其餘兇，必來擾我邊疆，尋殺罕東、赤斤等衛，還攻哈密以為復讐之計。若以苦峪新遷之眾當之，勢必不支，再受其禍，則生意盡矣。前日之事，正為急於成功，不計萬全，所以不妥耳，（「所以不妥耳」，「所以」原作「似」，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改。）奈何欲效之？今當一面先行嚴飭我邊，簡閱土馬，分佈要害，以防內侵，以示外援；一面省諭罕東等衛各選精兵，與苦峪居人相為倚倚，（「與苦峪居人相為倚倚」，「與」原作「則」，據明紀錄彙編本改。）以防襲取；一面諭令都督奄克孛刺與小列秃約為婚姻，以堅和好。乃令差人與小列秃從軍使臣先回哈密，（「乃令差人與小列秃從軍使臣先回哈密」，「乃」原作「及」，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改。）探聽牙蘭、撒他兒去向及吐番動靜，並賚賞犒賜小列秃諸物。省令以精騎布伏要地，遇有吐番逆賊，先行跟襲截殺，仍速報我邊及赤斤等衛並力追剿。若阿黑麻果未悔禍，（「若阿黑麻果未悔禍」，「未」原作「來」，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改。）東出為逆，小列秃襲其後，我兵犯其前，赤斤等衛之兵衝齋旁出，四面夾攻，無不破者。倘彼兩三出不得逞，智力自困，疆弱之形判而主賓之勢成，然後可以隨機通變，為哈密永建之圖。今虜心叵測，諸事未定，不計其害而圖其利，恐非計也。」眾乃從餘議，遂令哈刺灰頭目撒力巴兒等七名及卜六賽罕王等十三人先入哈密以覘之。

先是，牙蘭、撒他兒之被我襲也，牙蘭有名馬日行七百里，越宿至吐魯番，阿黑麻聞之大驚，欲遣牙蘭還追我兵，牙蘭難之，（「牙蘭難之」，原無「難」字，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補。）復遣其酋克可失率八百騎而出。過哈密，見城已殘破，乃不攻而東，至哈刺克，以掠罕東並窺我邊。時餘所遣卜六賽罕王適至哈密，乃以克可失之事語其太師卜六阿歹，並致我邊款厚之意，卜六阿歹即率精騎要擊之於也力帖木兒之地，斬首數十百級，所略人畜盡得之，克可失遁歸，阿黑麻聞之懼。

丙辰正月，卜六阿歹遣其頭目李羅罕、拜煙歹二十人及哈刺灰、撒力巴兒七人自肅州以報，予既厚為犒宴，而又奏令與奄克孛刺仍申前約結親畢令還。其罕東被掠之眾，亦令通事張海厚賚物撫諭，衷心自是亦固。三月，阿黑麻與牙蘭謀曰：「我經營哈密二十年，中國已不復望，不意瓦刺餘孽相與為梗如此，豈天意耶？今中國諸衛之兵皆養銳不動，而但令此虜日與吾搏，深入則恐

被夾攻，近則無所得，哈密行且休矣。若與求和，還我使臣，復通貢路，何如？」牙蘭勸令勿求和。阿黑麻乃自將其眾與其酋撒他兒復襲哈密，破之。報至，僚佐愕然，余曰：「哈密經我兵之後，居者皆移住小城中，城中止有老羸數百十，食且垂盡。（「食且垂盡」，原無「食」字，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補。）而小列禿兵方往來其地，阿黑麻豈能持久乎？行且退矣。」

無何，（「無何」，「無」原作「夫」，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改。）小列禿復遣其頭目朵羅都王、阿失乃等二十六人至，報稱：「有我們人馬都在把思闊地方住坐，這三月&~YWG;有孛羅罕王、俺荅孩平章從漢人地方上回到我們住處，與卜六阿歹太師、哈刺撒罕王說有肅州眾大人每又與了賞賜，好筵席喫了，著與俺克孛刺做親，替朝廷出氣力。有太師聽了這話，就聚了頭目計較，先差了俺克孛羅罕領一千人馬去到哈密那邊拜煙荅城殺了二十箇漢子，搶了二十箇女人，又把九箇小城兒都搶了，又活捉兩箇人也殺了。如今還要差卜六賽罕王、俺荅孩平章往吐魯番去搶，先著我們來報。我們來時又有吐魯番走出來人說阿黑麻如今要來哈密裡，太師問了這話，也要領人馬往哈密搶去，搶了時再來報。」苦峪亦開送逃回夷人斬迭力迷失至，自言：「原隴陝巴守城，後被阿黑麻搶了，一向不得歸。舊年十一月，看見漢人軍馬到來，廝殺了幾日回去，聽得吐魯番人說只說漢兒人無用，看了他一箇箇都是捨命的好漢，雖說先年的亂加思蘭的人有好漢，（「雖說先年的亂加思蘭的人有好漢」，原無「亂」字，據明紀錄彙編本補。）今漢兒人又強似他。今年三月&~YWG;有速檀阿黑麻又領人來到哈密，要把大城土基拆著，另砌一箇小城兒住，城裡又沒箇人計較。中間聽見小列禿人馬有些在把闊地方住坐，又有些在失把力地方住坐，因這等害怕。又見哈密壞了，住不得，阿黑麻領著人馬就回去了。有小列禿太師兒子領了人馬跟著，將後頭走的趕上殺了十四箇人，又活捉了一箇名叫阿雍打刺罕。阿黑麻留下撒他兒著守哈密，撒他兒不敢來，如今那在刺朮城坐著，他吐魯番人不上二百，其餘都是我們人。又聽見說漢人大勢軍馬還要出來，撒他兒十分怕，又不敢回去，昨日差了哈只克往吐魯番報去了。如今小列禿人馬都在這邊堵著路坐埋。這四月十一日，撒他兒差了我們五十箇人來哈密探聽消息，到了哈密，聽見人說小列禿、達子來哈密搶了兩遭。又聽得小列禿的人說與朝廷出氣力，如同靠著金山一般，喫的穿的都有。我住了五日，難過，又怕漢朝人馬來，因此乘閑逃回來了。」眾聞其說，皆以餘為善料。餘令行都司措辦綵幣、羊、酒以犒朵羅都王等，而奏請譯寫番文令其賚去，獎諭卜六阿歹太師及眾部落，令知朝廷大恩，益堅臣節，務將速檀阿黑麻及逃酋牙蘭、撒他兒設法斬捕，及將哈密城池潛住反夷搶趕盡絕，（「及將哈密城池潛住反夷搶趕盡絕」，「反」原作「歹」，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改。）以靖地方，以除後患，果若成功，朝廷斷不負爾之勞。

朵羅都王既行，餘復與僚佐議，以為哈密埋沒，中開不復望者幾二十年，阿黑麻亦自以為不拔之基。天佑我國家得小列禿諸夷之助，一戰而走牙蘭，再戰而走克可失，三戰而阿黑麻僅以身免，人心共力，同時俱振，哈密大勢略已平矣。雖撒他兒尚在，然不據哈密而移住刺朮城，（「然不據哈密而移住刺朮城」，原無「住」字，據明紀錄彙編本補。）其膽落可知。且其本兵不滿三百，餘皆協從，近聞我師與小列禿犄角累勝，心皆改圖，日有逃者。其散處各城遺民，又皆日傳番漢人馬將至。聞撒他兒在刺朮，夜凡數驚，時走城外，此不終日之計也，復何足患？今若令哈密三種夷人每日遞遣數十精騎入哈密、小列禿之地往來招諭，聲勢不絕，使知我大勢已復，兵威四集，以聳動其心。又時縱間於哈密，為言阿黑麻見哈密反覆，欲盡坑其眾，使裔從諸人疑阻生變。我邊亦簡閱土馬，（「我邊亦簡閱土馬」，原無「閱」字，據明紀錄彙編本補。）聲言欲合小列禿、赤斤等衛剋期進討，以奪其氣，如是則撒他兒授首有日矣，（「如是則撒他兒授首有日矣」，「如是」下九字原無，據明紀錄彙編本補。）撒他兒死，大勢自定。然後修城塹，廣種植，議遷發，為防守。一面閉關謝絕西域，使激怒於諸夷，一面遠竄羈留使臣，使挑怨於部落。（「使挑怨於部落」，原無「使」字，據明紀錄彙編本補。）阿黑麻進無所得，退有後悔，不致塞求通，（「不致塞求通」，「求」原作「扼」，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改。）將何為乎？眾曰：「是。」乃遺書於鈞陽馬公，馬極以為然，奏行之。阿黑麻自是益窘。

六月二十一日，餘方寢起沐&~SHIKE;，忽傳赤斤城夜不收伴送夷人四名來獻吐魯番頭目首級，（「忽傳赤斤城夜不收伴送夷人四名來獻吐魯番頭目首級」，「日」原作「月」，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改。）餘大驚，以為阿黑麻死矣，亟出視之，乃撒他兒首也。僚佐皆來稱賀，餘笑曰：「昨日與諸君言此虜行授首，今何如耶？」乃譯來人云：「我名俺克孛刺，係哈密已故忠順王部下人，後被阿黑麻搶了，逼著順了他。舊年十一月&~YWG;有漢人軍馬來到哈密，把牙蘭趕的走了，隨後有撒他兒來，害怕，把我們領在刺朮城住坐。這今年四月&~YWG;有人聽見撒他兒和他手下人商說，有牙蘭害怕回去了，只著我們在道里，甚麼坐的，要好時把哈密好人馬都殺了，其別的娃娃男婦我們起身回吐魯番去罷。他說了這話，領著三千多人往哈密哨探去了。我每聞知道這話，慌了，做了箇計較，對眾人揚說漢人大勢軍馬並俺克孛刺、拜迭力迷失的人馬如今又都來了，聽見人說哈密人若順大明皇帝去的都饒了，不順的就殺哩。我每說了這話，（「我每說了這話」，「說」原作「記」，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改。）有哈密人就都來一處商量了，起身到那阿思他納城&~YWG;坐下，先著兩箇人黑夜往哈密城&~YWG;對哈密人把這話也說了。有先跟撒他兒去的十箇人也是哈密人知的這話，就偷了撒他兒二十匹馬回來與我都在一處。（「就偷了撒他兒二十匹馬回來與我都在一處」，「匹」原作「四」，據明紀錄彙編本改。）有撒他兒聽見我們在這&~YWG;收拾二百人馬到阿思他納城&~YWG;與我們廝殺了三日，兩下裡都不曾得贏。我們差了亦撒失、黑迭迷力失兩箇人去把思闊地方，把小列禿五百人馬調來了，著頭目孛倫哈失哈領著同我們一處和撒他兒廝殺。有小列禿人馬將撒他兒人馬殺了一百四五十，撒他兒敗了，走到城門下，有火者哈只脫、火乃苦把撒他兒哄著拿住割了頭，（「火者哈只脫」，「脫」原在「者」下，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改。）其餘的走脫了幾箇。我們殺罷，和小列禿人馬又到哈刺帖儿城圍著，城裡只有兩箇是吐魯番人走了，其餘俱是哈密人，我每就會了話，和小列禿人馬一同來到。有小列禿人說，（「有小列禿人說」，原無「小」字，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補。）你們不要在這裡，只往哈密守著城去，我們在外尋哨，著吩咐了這話，回他把思闊地方去了。我們起了男婦四百人馬就到哈密，同城裡住在土刺上守著哩，先差我和火者哈只脫、火乃苦滿可三人拿撒他兒頭來報。」哈密都督俺克孛刺亦遣人遞達字報撒他兒事，並討大兵乘勢以攻吐番。餘乃先令都督俺克孛刺先遣人人哈密探聽彼中事務緩急以報，而復請於上曰：「聖朝建立哈密地方，外以控制諸番，內以藩屏甘肅，勤王效順，積有歲年。先彼逆虜速檀阿黑麻悖逆天道，（「先彼逆虜速檀阿黑麻悖逆天道」，「彼」原作「被」，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改。）占奪城池，迫降屬番，阻絕貢路。我皇上明見萬里，時降綸音，令臣等潛師克復。臣等謹遵成命，率師徵討，仰仗天威，一鼓而拔夷其巢穴，毀其積聚，撫安裔從，全勝而回。阿黑麻執迷不悟，自棄其天，後復兩出為逆，率皆敗衄歸國，雖留撒他兒統領餘孽在彼住守，勢崩力折，無所底定。今瓦剌卜六阿歹並俺克孛刺等專事聖朝，堅守臣節，乃能聽我指揮，同謀協力，將撒他兒擒斬以獻，所領部落殺戮無遺。又令哈密遺眾占守土刺，（「令」原作「合」，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改。）身為衛蔽。以此觀之，哈密故疆似有可復之狀。原其所自，非臣等愚昧能然，實我皇上神謀睿算之所致也。臣等切慮牙蘭遁跡於前，撒他兒授首於後，因為哈密之幸，但今住守哈密夷人兵力寡弱，城池空虛，正在急於安處之時，倘若遲緩，誠恐吐魯番糾眾復來，外援未合，內心不定，勢豈能支？臣等欲將赤斤住種三種夷人盡數發遣前去哈密，並力守住，奈事出倉卒，糧餼未備，又彼中事體緩急尚未的知，難如前議。若不隨宜審處，又恐有悞事機，除行左副總兵彭清速便差人前去招諭哈密都督俺克孛刺等前來，令其挑選精壯本部夷人三十五名、畏兀兒一十五名，俱量加犒賞，著令前去哈密，與彼見住夷眾併力占守，以壯國威。仍差人齎賞前去卜六阿歹處，諭以朝廷嘉爾復讐恤患之功，誘令往來和好，聯絡聲勢，以懾虜心。一面差人星夜來報，以憑另行奏請處治。」

無何，阿黑麻復遣其酋卒五百騎襲哈密，期欲盡屠其眾。都督俺克孛刺差人以報，譯云：「前日有眾大人著俺克孛刺差人去哈密探聽消息，（「都督俺克孛刺差人以報譯雲前日有眾大人著俺克孛刺差人去哈密探聽消息」，原無「都督俺克孛刺差人」以下十七字，據明紀錄彙編本補。）都督就差了我脫脫苦木等十一人去了到哈密城邊，撞著一箇人，問他哈密聲息，他說如今哈密城裡俱是我們人，吐魯番一箇也無有，我就與他進到城裡。到第二日，有五百人馬來到哈密城下，就把土刺圍了，我們認的是吐魯番人，往下射箭，射死了他一箇人。我們土刺上就放火煨煙。有小列禿的人看見煙起，有卜六賽罕王領了六百人馬來了，吐魯番人見了人馬灰起，都回去了。有卜六賽罕王到了城下，我們下土刺同他趕到速木哈刺灰地方上和他廝殺，把吐魯番人殺了九箇，我們也折了

五箇人。有吐魯番回去了。我們和小列禿來到哈密，小列禿隨往他地方去了。我們原把聽事的人他們留下九箇在哈密守城，著我四箇來報信。」問以彼中意向真偽，曰：「如今哈密都是一箇心，來時對我們說，快著人來守城，恐那裡人少支持不住。」問以阿黑麻消息，曰：「阿黑麻自從敗了這一遭，十分害怕。又見舊時順他的人如今都隨了我們，他來這裡也無處安插多管事，（「他來這裡也無處安插多管事」，「事」原作「是」，據明紀錄彙編本改。）再不敢出。」時餘所遣拜迭力迷失等百人尚未行，急遣人促之，乃遞番文，告稱艱難，求討盤費、口糧、修城器具及哈密守城有功人賞賜，並謝小列禿禮物，餘皆為奏請給付。而令都督奄克孛刺諭使即發，複寫番文付與拜迭力迷失齎去與小列禿太師並領兵擒斬撒他兒有功頭目，諭令務與哈密在城夷人敘親和好，同心協力防守，家屬各為量給口糧，勿致凍餒。

拜迭力迷失既行，（「拜迭力迷失」，原作「拜迭失力」，據明朱當昞國朝典故本改。）適苦峪原差探聽夷人奄克等復至，言哈密城守已固，但不敢遠出耕種。問以小列禿動靜，曰：「小列禿人常來哈密與我們做買賣。昨日我來時，卜六阿歹又與我們說，你去與眾大人說，如今事已定了，將苦峪人都著來守城罷，我到八月盡間望著你們。」僚佐聞其說，皆以為盡遣之便，余曰：「哈密國勢雖復，第累經兵燹，蕩然一空，苦驟以苦峪一千之眾遣之歸，（「若驟以苦峪一千之眾遣之歸」，「若」原作「右」，據明紀錄彙編本改。）何以自贍？阿黑麻雖屢遭挫衄，包藏禍心，尚未可測。為今日計，莫若再練精壯者二百餘人，令人哈密，修復室廬，多放冬水，（「多放冬水」，「放」原作「於」，「水」原作「末」，皆據明紀錄彙編本改。）候來春無警，則盡遣苦峪壯丁入田。果芻糧既備，守具不缺，然後盡其家屬，查照起發罕慎事例，量為周給。委副參將官前至赤斤等處駐劄，遙振軍威，相機發遣，令安故土。若阿黑麻悔過則已，不然，戰有餘力，（「戰有餘力」，原無「餘力」二字，據明朱當昞國朝典故本補。）守有餘備，（「守有餘備」，原無「守有」二字，據明朱當昞國朝典故本補。）吾無患矣。」議既定，乃以聞，制悉報可。

阿黑麻聞之，計無所出，乃怨牙蘭，而歸罪諸夷教誘者。弘治丁巳，遂以陝巴、金印來歸，且遣使人貢，並求安置兩廣使臣寫亦滿速兒等，（「並求安置兩廣使臣寫亦滿速兒等」，原無「求」字，據明朱當昞國朝典故本補。）上皆許之。降敕於阿黑麻，令滌慮自新，而差官護送陝巴及苦峪人入國，（「而差官護送陝巴及苦峪人入國」，原無「人」字，據明朱當昞國朝典故本補。）於是哈密復與，番衛底定，邊關無警，西域咸通。九重抒西顧之憂，予亦遷官去陝矣。八月，陞戶部右侍郎。

庚申，北虜寇，大同孔棘，廷議復以予為提督。甫至一月，（「甫至一月」，「一」原作「十」，據明朱當昞國朝典故本改。）奉旨，以參劾將官不與監督同議，致仕歸家。邑路通陝，哈密入貢者感予疇昔之意，過必求見，羅拜為壽而後去。問以彼中事，則已生聚富強，與舊日同矣。因思予昔冒雪以襲牙蘭，食乾糲，飲冰水，蒙犯矢石，肌膚毀裂，（「肌膚毀裂」，「裂」原作「拆」，據明朱當昞國朝典故本改。）往返沙漠蓋三千里，不解甲而臥者四十餘日，當時已分無此身矣！幸而成功，得保首領，復叨寵命，再轉崇階，及今優遊林下者又數年，此非吾皇之恩、望外之福乎？顧予老矣，戇直多忤，無益時用。幸際太平之盛，得安草莽，苟度餘生。若不幸而有疆場之虞，尚當荷一戈先士卒而死，以報君恩，焉能牖下與兒女子永訣耶？秋居對客偶談及此，因檢奏藁，計其興復始末，一以示人臣報國之義，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以俾後之籌邊者知其責任之重，成功之難如此云。